

风吹稻香 这里“丰”景独好

□本报记者 胡斌 文/图

9月23日“秋分”时节,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在天府农业博览园拉开帷幕。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天府农业博览园,在天府农博园,一望无际的稻浪中,农博主展馆、“青苗”“瑞雪”“星河”“谷仓”等建筑地景与金色的稻浪相映生辉,“丰”景独好。



农景交织 感受大田之美

走进天府农博岛,五个尺度各异、色彩斑斓的拱形建筑映入眼帘,各种色彩相映成趣,远远望去,犹如稻浪翻涌起伏,让人震撼。这便是位于天府农博园核心区的天府农博主展馆,它也是四季建筑地景“夏季稻浪”,寓意“田馆相融、稻浪翻滚”,届时,这里将呈现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的一系列精彩内容。

据了解,整个主展馆占地202亩,建筑面积13.2万平方米,五个“稻浪式”建筑后面是川西风格建筑的“后街”,每一个部分都呈现着不同的场景。这里除了壮观、好看,还有乡村生活、旅游消费、创新创业等多元场景。

天府农博主展馆对面,一望无际的稻田中出现了一抹白,犹如刚下了一场瑞雪,起伏错落的外形,呈现出雪落大地、冬雪消融的景象,这便是农博园四季建筑地景“冬季瑞雪”。其外形是圆弧状异形结构,每一个展馆都错落有致,最高的展馆与最低的展馆高低落差超过9米。据介绍,瑞雪建筑面积为1031平米,屋面结构采用3D打印来完成。瑞雪投入使用后,可以在这里举办展会、科技农具发布会、论坛路演,也可开展音乐会、圆桌趴、时装秀、电竞、宴会、亲子研学等活动。

沿农博大道进入成新蒲快速路,映入眼帘的是一片金绿相间的稻田,无边的稻浪翻滚起伏,充满自然的律动,秋风乍起,便遥相呼应般向天边涌去。阵阵稻香扑鼻而来,沿着稻香漫步,别有一番乡野情趣。

登高远望,眼里尽是一片稻色,3000亩的大田上,呈现出不同图样和色彩,“庆丰收 迎盛会”“中国农民丰收节”等字样映入眼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同颜色的图样皆是不同品种的水稻,这里采用了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沉浸式体验 感受中华农耕文明

中华农耕文明馆位于天府农博主展馆G4馆内,展厅面积2022平方米,分为历史上天府农耕文明发育发展概况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四川农业百年发展历程两大核心篇章,保存有农业文物、标本、古籍和传统农具等各类藏品。

走进农耕文明主题展,层峦叠嶂的“山水”化为空间符号,隐喻天府农耕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之气与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之风,让人瞬间穿越年代,感受千年农耕传奇故事。为更好地增加游客的沉浸式、互动型体验,在设计上也别出心裁。

“博物馆采用查询互动屏、场景融合投影影片等多媒体技术手段增强互动性、体验感,还多途径收集反映四川农业发展的重点展品,通过这些珍贵的展品,与农耕文化一起,将农业界的故事从书本上搬到了眼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目前,中华农耕文明馆采用“场景化、情境化、故事化”多样化展示手段,收集了40多个艺术展项,20多条多媒体视频影片,300多件实物展品以及精选照片1000多张,文本13.8万字,这些展品将带领市民们感受具有特色的农耕文明。

巴蜀画派 IP 打造 可为全国镜鉴

温星



古往今来,我国书画艺术流派众多,可谓百家争艳,万紫千红,黄派、吴派、浙派、花鸟派、山水派、岭南派、湖州派、黄山派、松江派、宋四家、元四家、明四家、清六家、扬州八怪、画中十哲……真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各领风骚几百年”——哦,不,更多的是折腾不了几年,很快就湮灭在艺术的大潮中、历史的洪流中。我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就是想强调艺术自古以来皆是泡沫乱象与繁华似锦并存,且前类情况始终在数量上占绝对主流。

所以,当拿到李杰先生编著的《巴蜀画派史论》(第一卷)时,我起初是不屑的——啥时又冒出一个“巴蜀画派”难道是以李杰主导全新命名和创建的?所谓巴蜀画派,究竟从何而来?是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无中生有的社会文化快餐?

但当大致翻阅完这部达八十余万字的大著后,便为这个“全新”艺术流派的创立及其品牌IP的推广打造拍案叫绝。

巴蜀,自古乃四川重庆合称,巴蜀之地山水相连,自古峻雄瑰丽,神奇瑰丽,更兼地灵人杰,文化艺术及思想大家辈出,司马相如、扬雄、诸葛亮、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杨升庵……不对,李白、杜甫哪里人?怎么也纳入这个名单?两位大诗人客居巴蜀多年,创作无数,纳入广义的流派群体在情理之中,正如大明状元公杨升庵明明是成都新都人,我却非常乐意将其视为云南人或“新云南人”,他人生最后30多年都在云南,还在云南安家。

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五代十国,成都人、花鸟画大家黄筌便创立西蜀画派,并培养了一个群体,对北宋的宫廷花鸟画产生过巨大影响。由于独特自然条件所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远自古蜀以来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彼时,巴蜀之地已成为与中原、江南鼎立的三大艺术繁盛区域之一。

黄筌之后的蜀中书画宗师,便是妇孺皆知的千古全才型文豪苏东坡,及其被誉为“画竹圣手”的表哥们文与可。苏东坡不仅诗词、文章、书画皆登峰造极,还开创了真正的中国人画,并为此奠定了文人画的理论基础。

我不想过多去复述式地分享这部《巴蜀画派史论》的内容。简单说,书中,李杰系统地梳理了历朝历代生于巴蜀之地或于此有着深厚渊源的文艺大家,如元朝的杨基、徐贲,清朝的张问陶、龚晴皋,至现代,则有集大成的张大千及蒋兆和、陈子庄、刘开渠等,可谓绵亘古今,蔚为大观,生生不息。

在李杰看来,西蜀画派的源流其实从未中断,但实际上,它只能代表整个巴蜀地区书画艺术一个时期的繁荣,而且这个提法无法囊括重庆(巴)部分,从而忽略了重庆的特殊性,乃至割裂了重庆与四川自古以来浑然一体的文化脉络与历史渊源。因此,在中央增强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文化强国、成渝双城同频共振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立足于巴蜀艺术整体的历史发展与源流梳理,为“巴蜀画派”正式命名的历史契机到了,且刻不容缓。

如此认知与愿心,深深植根于李杰脑海,已近二十年之久。实话说,这太像一个不切实际的空想,一个异想天开的虚幻概念。

但就在2011年,李杰的梦想实实在在地出发了。尽管遭到不少质疑、讪笑,他笃定前行,从未怀疑。他告诉自己,我是站在巴山蜀水亿万年的厚重大地之上,我是站在巴蜀文化数千年浩瀚如烟的文脉深处,我是站在黄筌、苏东坡、张大千等巨人的肩上,我还是站在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中华伟大复兴狂飙突进和成渝双城共谋发展的大时代风口,我岂能在意别人的眼光,计较一时之得失?

“追梦人”李杰之坎坎坷坷心路历程,在洋洋洒洒八十万言中,找不见只字片语。我想,于他而言,那都“不足为外人道也”。公众能看得见的,是2011年起,四川乃至全国一些主流媒体上,关于“巴蜀画派”的新闻便不时成为关注和热议的焦点。

当年11月,四川省巴蜀画派促进会宣告成立,由四川音乐学院成都美术学院院长、著名艺术家马一平出任首任会长,李杰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此后,相关的研讨会、作品展、艺术教育论坛、艺术家个人和群体画展等不停举办,巴蜀画派网、中华美术网、《巴蜀画派》杂志等平台陆续创办,甚至,还以中华美术网为依托,与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办了由中国文联指导下的《中华美术》杂志(季刊)。到2014年,四川巴蜀画派投资有限公司、四川巴蜀画派文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也成立了起来。

诸此种种,简直是停不下来的组合拳、逆天神操作。李杰,这个曾经的媒体人、诗人,自嘲半道出家的艺术工作者,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当在《巴蜀画派史论》中读到几位大专家的序言分析和李杰的夫子自道时,我恍然大悟——早在2011年初,四川省发

布的“十二五”规划中,便已明确写入“扶持巴蜀画派”的重要任务,随后的“十三五”规划持续加码,又制定了“实施巴蜀画派名家工程和人才培养计划”具体措施。

原来,李杰还有一重身份——四川省文联委员、四川省政协特邀委员。日之前,凭借多年研究巴蜀文化尤其巴蜀绘画历史的心得,他早就有塑造画派品牌的初心,并多次以委员身份进行呼吁。他自不敢说四川省这项重大决策究竟是怎么出台的,但可以说至少跟他不谋而合。于是,他审时度势,紧跟政策指引,终于成功命名“巴蜀画派”,并团结诸多当下的同道艺术家,全力投身于这一“古老”、也“年轻”的艺术流派的命名、创建及品牌的推广、产业化打造。

于是,才有了这部李杰以巴蜀画派促进会执行会长身份,率团队历时五年精心打磨而成的《巴蜀画派史论》(第一卷)的隆重出版。至此,该画派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打造过程,首次系统地呈现在了全国艺术界和读者面前,引得各界高度关注。

我本蜀人,客居滇中,娶妻生女,且老人也早已来昆定居,可算落地生根。然而,读这部《巴蜀画派史论》,我的思绪时而跋涉于巴山蜀水,时而又攀上红土高原,在我同样热爱的故乡与第二故乡之间遥吟俯仰,逸兴遄飞。

其实,巴蜀之范畴,曾经涵盖了云南。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古蜀“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嵋”,也就是说,其范围向南甚至曾抵达越南,云南地区自是古蜀囊中之物。而根据李杰在《巴蜀画派史论》中所界定的艺术概念,此派中人,除地地道道生于斯、长于斯的巴蜀两地艺术家,还有已然走出去的这个群体,还有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而散落天涯的诸多艺术家,等等。如此说来,云南籍系出川美的张晓刚、唐志冈等当代名家,自也能划入巴蜀画派。

值得注意的是,张晓刚、唐志冈通常也被视为“云南画派”主将,这就好比我在前文所提出的一个有趣问题:李白、杜甫是不是四川人?杨升庵又算不算云南人?这里面其实就是艺术的一个基本特性,那就是没有标准化,不设定僵硬的条条框框,不同侧面或视角去看,也许都对,也都很美。

是的,巴蜀画派及这部《巴蜀画派史论》,恰好就给我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视角,来反观云南,来反观云南画派。

所谓云南画派,于二十世纪八十年,由丁绍光、区欣文、蒋铁峰、刘绍荟等八位云南籍画家创立,内容大多反映云南优美的自然风光、少数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地方特色。艺术风格上,将西方绘画语言和中国工笔技法融为一体,具有极强的透视感。云南画派真正在本土为人所熟知,且曾赢得巨大国际声誉的,是毕生专注于重彩画、已然83岁高龄的丁绍光先生。1990年,在日本东京国际艺术大展上,他入选14世纪以来百名艺术大师排行榜,名列第29位,是唯一上榜的华人艺术家。正因丁绍光名气太盛,云南画派通常又被称为重彩画派。

我想说,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主要动力自然是其自身内在的艺术动因,但如果想有长远的发展壮大,尤其是与产业结合,为产业赋能,为地方赋能,为时代赋能,甚至,充分结合中央政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能,很大程度上,就必须依赖于官方力量的引导与扶持。在云南,云南画派自然是整个艺术领域的最大名流。

而放眼全国,二十一个世纪以来命名创立的书画艺术流派绝无二例,仅有巴蜀画派。巴蜀画派超过十二年持续的系列组合拳和神操作,其体系之全、力度之大、影响之广,也无出其右。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蜀画派品牌塑造的模式,当成为全国艺术界积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文化自信、文化强国之路的一面镜子。

当然,巴蜀画派的例子不可复制,乃至很难借鉴,但其紧扣时代脉搏、结合政策走向、布局全面立体等等思维和做法,是肯定可以学习,肯定具有借鉴价值的。

作者简介

中国作协会员、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云南昆明文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交桂巷 处处桂花香

□本报记者 李艳 文/图

如果说九月的成都有香气,那一定是桂花味。

几场连绵的秋雨,催着桂花树枝丫上冒出一簇簇似米粒的花朵儿。一进入9月,成都便有了桂花的香味。“我太爱桂花香了,太舒服太治愈。”市民李女士专程来到九里堤街道的交大路闻金秋桂花香。“还好还好,没被雨水打落完,还是花香阵阵。”

“今年有点遗憾,不能去西南交大校园,从西门进去有条桂花路,两边都是桂花树。”李女士生活在交大路附近,而住在这儿的人,哪怕是足不出户都能享受到馥郁浓烈的桂花香。据了解,早在北宋时,成都有十二月市,农历八月即桂市。

从地铁六号线星河站出来时,便能闻到一阵桂花香。记者在交大路看到,街头巷尾绿树挺立,每一口空气都带着香甜的味道。

过了红绿灯路口,各种品牌的奶茶店一字排开,门前顾客络绎不绝。再往前走,便到了交桂巷。这是一条藏在交大路里充满烟火气的一条街道。

“地铁没通车前,来这里的人绝大多数是城西和交大附近的居民。”吴老板的日杂店就位于交桂巷口不远处,来店买东西的基本都是这附近的居民。“那时候,在路口卖了二十多年的刘姐串串香还没有成为网红,铁门口的姐妹面馆也没有开张……”

地铁六号线通车后,地铁星河站方



便更多人流抵达,一街之隔的交桂巷也变得更具人气。巷子里,从白天到夜晚,在菜市和夜市交替转换中,市井烟火气依然从未改变。其中,交桂巷多面点等餐饮小店;交桂一巷,主要为水果店和夜市饮食;菜市集中在交桂二巷和三巷附近。

菜市场20年如一日。“早上出去还可以两边开,晚上回来,就变成单行道。”上午九、十点钟,属于交桂巷菜市场的早高峰已经到来。

交桂巷菜市和交桂二巷平行,紧紧相挨。一条线路,不足百米。低矮商铺林立,在道路两侧,干杂店、肉摊、酒坊、卤菜店、菜摊……路狭窄到高峰时段仅容得下行人和自行车通过。“卖了好多年”,在菜市场的语境中,便等于好吃,品质信得过,价格实在。

从每日下午五点半起,交桂巷渐渐开始由夜市主导。冷淡杯、钵钵鸡……小吃扎堆出现。南充方酥锅盔,大姐在交桂巷摆摊一年。据她介绍,取名坨坨锅盔因为

师父是个驼背。“面是自己发的,凉粉是自己做的。”记者看到,一个凉粉夹锅盔,售价7元,分量足到可当一顿饭。

交桂巷的白天和晚上同样热闹,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交桂巷的独特性?记者了解到,附近老旧小区众多,为摊主提供廉价房屋出租,并且位于西南交大和金牛凯德广场之间,学生和居民集中,共同构成交桂巷美食生长的动力。

长期以来,学校的后门总有一个街区能成为美食一条街,负责为同学们提供价廉物美的美食。而在西南交大九里堤校区,这个重任自然落在了交桂巷身上。从学校宿舍区集中的交大北门,经星河路到达最近的凯德广场看电影逛沃尔玛,必经交桂巷。

毕业的时间越久越是容易思念。时至今日,但凡在交大九里堤校区待过的学生,无不对交桂巷有着很深的回忆。就是这看似不起眼的路边小吃店,成为了学生时代总也吃不腻的人间美味。当回头再看时,这条巷子仍然生生不息。